

河湾

李其纲

再也没有人还记着河湾啦！在这座城市，人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记着河湾呢？河在城市里弯弯曲曲地流淌，每一道弧弯，留下一道湾，也留下一条拉不直的路。湾里是凝滞沉滞、墨黑墨黑的水流，路上是车头撵着车尾，脚踵擦着脚踵的车流和人流。在河的弯处，城市似乎也变得弯曲了，水流、车流和人流似乎都蓄积着无数欲望，渴望着宣泄，渴望着夺路而逃。引擎声、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吆喝声、吵骂声，在河的每一道弯处都要比别处响、比别处烈，因为河一弯，路一弯，就容易蓄积。浮躁、焦虑、激愤、怨怒、兴奋在这里构成了城市的典型风景。这种城市心态和情态在城市弯处袒露时是并不拐弯的，它赤裸裸、急吼吼，如飞瀑直泻。

而我记忆中的河湾并不是这样的，它是古典而含蓄的。那时在河的弯处有好多渡轮，渡轮两分钟一班，将河之两岸的上班的工人、挑担的农人不急不慌、悠悠缓缓地送去迎，很有些《边城》中渡口的况味……但我并不坚信自己的记忆，因为理智告诉我，即使我记忆中的那年代那城市，与《边城》中那个古朴封闭的山村也是有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的。

或许那个年代的我是个古典的我。在批林批孔或评法批儒之余，在属于我的时间里，我默诵过一些“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我怀着莫可言状的青春期的忧郁喜欢沿着河散步。那时河湾总是轻易地就将我的步履拦住，因为有河湾的地方往往有厂，有烟囱。厂和烟囱固守的地方是不欢迎跋涉者如国画中皴染一样溇溇的脚步的。我就只能眺望河，或者想象河，想象河是从哪儿发源，它发源的地方又有什么景致……



而在城市的“最新最美”的各种建筑规划中，河将被逐渐拉直，就是说河所有的弯处将会被裁去？那么，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的辞典中，将再没有“河湾”这个词了。

说不清楚什么原因，这让我隐隐有一种惋惜、一种无奈。我不知这种情绪缘何而起，我从心底深处厌恶城市弯处所形成的“堵”和蓄积，可我又为什么还要生出惋惜和无奈呢？

我想，这或许和这条河事实上将面临更名的可能联系在一起：现在它叫苏州河，而在它消失了河湾之后应该更名为“苏州运河”了。前者是纯天然形态的，所谓“水无定势，顺地势而流”，而后者的“运”字，则表明一种人为，一种与自然的抗衡……我的惋惜和无奈，纯粹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惋惜和无奈，换言之留着弯处、留着欲望和喧嚣的人生，或更为本质和真实；而在我看来，面对有着弯处的河流，我们需要做的和可能做的仅仅是：像河一样奔淌，像时间一样奔淌，并在奔淌中牵挂水的颜色和水中自己倒影的颜色。



母亲老了，真的老了，她的外貌特征已经完全像年届九旬了——头发早就白得难以找到一根微黑的发丝，生活的沧桑在她脸上也早已留下了印痕，个子也比年轻时矮多了——她今年八十六岁。

但母亲的精力还很旺盛，有时甚至超过我们小辈，这不，为了去看望年届八旬的妹妹，她独自一人买好火车票，赶往宁波，连火车上的列车员都很惊讶——这位老太居然一个人外出旅行，没有子女陪同，其实子女们根本不知道，她故意不让子女们知道，因为子女们不放心她把这年纪再出远门。母亲对子女的热情在街坊邻居中可谓有口皆碑，和她打过交道的同事和邻居，几乎个个都称赞她为人热情坦诚。只要是她熟悉的，谁家有啥事，哪个生病了，她都会上门看望，如果别人来看望她，那她必定礼尚往来。这种热情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子女。特别让我们子女惊讶的，是母亲非同常人的清晰思维和记忆力。老太，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每次与子女通电话，无论讲话的思路、语调、语速，都让人丝毫感觉不出是八旬老太。尤其让我们子女钦佩的，是她能清晰地记住我们每个人的生日，包括第三代外孙和孙子，有时我们中的某个，自己都忘了生日是哪天，她却会在这天或提前一天，打电话祝贺，或赠送礼品、礼金，表示心意，让我们做子女的感慨不已。更使我们惊讶的，是母亲对

好记性与读报迷

徐志啸

我们这些小辈家的电话号码和每个人的手机号码，都记得清清楚楚，随时可以脱口而出。

父亲与母亲正好相反，他比母亲大一岁，却外表看上去一点不显衰老，他的外貌特征很容易“忽悠”人。一个典型事例：前些年的某天，他坐公交车，上车后，看到“老弱病残”专座空着，便走上前去

坐了下来，谁知，刚一落座，后面的售票员就发话了（这车有专门的售票员），说，师傅，这个座位是专门照顾老年人的，等一下有老人上来，你要让座的，父亲忍不住回过头像我说，我已经八十多了。

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嗜好是读书看报，早年家中还有些古书，那是他年轻时从微薄的收入中硬省下来买的，“文革”中这些书都处理了。如今，年岁大了，书看得少了，读报的习惯始终未变，一天不读报，不了解国内外大事，他比啥都难受。常会有这样的事，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不是为了说某件事，而是要告诉我，他读了报上某篇文章的感想，有时估计我没读过这篇文章，会要我好好读一下。父亲还有一个嗜好，喜欢翻阅国内外大事，他在这方面的记忆力，丝毫不逊于母亲的在手机号码。人记年纪大的人，往往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很清楚，眼前发生的事容易忘却，但父亲不然，常常在与我聊国内外大事时，许多时事信息了如指掌。

父母老了，但他们还能独立过日子，生活上也还能自理，这是莫大的欣慰。父母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健健康康……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即使现在，对手也不停地翻动书页”……这些励志文字，读来似乎真有点“味道”。检索一下，它们均“出身”于哈佛大学，汉英对照的《哈佛校训二十条》至今仍高高地悬挂于百度文库，充斥于互联网上。而哈佛方面一再否认，重申“哈佛任何墙壁上都无所谓所谓的校训”，按《华尔街日报》在2012年一篇报道的说法，“新一代中国学生对所谓校训的灵感仅仅来自于一个关于哈佛的骗局”。

不知这个骗局究竟是何人设计，而专骗中国人这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岂止“哈佛校训”？这些年诸如此类“心灵鸡汤”式的“箴言”“语录”，被杜撰、发布、流传得还少吗？平心而论，若不问其“出身”，仅就其内容、意义而言，未必都是胡诌，可要是说此乃国内某无名氏的创作，这碗“心灵鸡汤”不是“洋鸡”而是“土鸡”汤，还会如此地被“奉若神明”，那样地“不

有许多人，你会忘记他的名字，但他的绰号，你一辈子忘不了。“小刀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小刀子”是大队赤脚医生。在村里人的眼里，他本事了得。主要是他手里的那把刀。村里人有手的手，不要说公社卫生院不敢做，就连县医院都说要转院的，他却敢接手，就在大队部那间简陋的卫生

室里，摆开了场子开刀。他靠的，就是那把小刀子。

“小刀子”是小白脸，看上去文绉绉的。这赤脚医生，跟大队会计、民办教师一样，是全大队的“上层建筑”，岗位令人羡慕。“小刀子”天天骑个脚踏车，后座挎着两个药箱，在村庄田野里巡医，众人投以尊敬的目光。“小刀子”人却很和气，路上逢人就招呼，遇到老病人，还下车问：“人好吗？

刀口让我看看。”那口气那眼光，让人觉得温暖。

“小刀子”当过兵，在部队就是卫生员，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参军前，他就

在县中读书，所以跟我们知青没一点隔阂。公社偶尔搞球赛，他还跟我们一道上场拼杀。有一年初冬种蚕豆（村里叫“创寒豆”），我开小差望野眼，被铁钎狠狠砸了脚背，队长用车驮了我，飞车赶到大队，大声叫“小刀子”救命。这次伤得有点重了，见了白骨，钻心痛。我问“小刀子”，要不要去中心医院照个光什么的，他只顾捏我的脚板，左右轻轻拗，问我感觉怎样，边擦血迹边说：“用不着去，骨头没问题。半个月



水乡物语（油画） 金国明

年货里面，最重要的一样就是香肠、酱肉。我们家今年灌香肠，就很有新名堂：放点枸杞呀、橘子皮呀，七古八杂，花样百出。

我是守旧的，要做，就还是“老味道”。我自己买肉来切，手都切酸了，乐此不疲，然后用导管套住了肠衣，慢慢往里灌。我坚持一条：佐料要自己配。

去年我是照着报纸上一个配方买花椒面、海椒面的，香肠做出来很不错。来了客，饭桌上轻描淡写地介绍一句：“这是自家做的香肠。”这就有了一种待客的诚敬，家常感觉也出来了。今年，那报纸早弄丢了，不知如何配。刀匠说，你买一包现成的香肠配料不就行了。那不行！大路货哪有自己配的好？新研的胡椒面、花椒面、海椒面均买一两，盐半斤。这是一组很呆板的

“洋”沾边，譬如洋人、洋文、洋校、洋书、洋品牌，我们的一些同胞便格外信赖、特别崇敬，未及鉴定真伪、甄别良莠，就不由自主地膜拜追捧起来。要是被其中的“正能量”触发、激活，自尊自信自强，倒也算是“有益无害”；然而，那些伪造、虚假之作，尤其是专骗中国人的勾当，本身便败坏了社会道德体系，有弊无益，毒化风气，焉有“正能量”可言？

不过，崇洋的迷思，媚外的潜意识，往往就在“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中被“抬举”、“被经营”、被用以牟利，而我们竟无一点警觉防范之心，以致被诬被宰而浑然不知，甚或心甘情愿、如获至宝。前几年，听一对旅居东瀛的夫妇说起，国内不时有人托他们在东京购买一种日本制造的什么钛金属项链，说是能抗病强身。于是他们到东京大小药店、商场四处寻觅，

《习惯说》是清代刘蓉的一篇著名短文，其本意在“君子之学贵慎始”，但我却着意于它的引喻。作者说他在养晦堂里读书，室内有块洼地，“每履之，足苦蹶焉”，时间久了，也就不觉得了。后来他父亲命童子将洼地填平，他不适，也是时间久了“而后安之”。于是他叹道：“噫，习之中人甚矣哉！”

习惯，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情性。养里，我让你照样走路。”他还真有这本事。除了一天用了酒精红药水外，以后天天用的，就是他自制的草药。他不知从野外采来什么草，当着我的面，在一个研钵里研成烂糊，然后敷在我脚背上。这烂糊敷上去凉飕飕的，过会儿又热乎乎的，感觉很舒服。他就用这草药给我

敷了十来天，伤处就收了口，骨头也不痛了。以后我们来往就多了起来。我亲眼看见他给一个村民开刀，不用麻药，而用“针刺麻醉”，就捻着几根金针，把村民背上一个肉瘤子开掉了。我问那村民痛不痛，他竟笑着说：“像蚊子叮！”

这一天，我终于看到了那把小刀子：小指头那麽一片，又薄又亮，中间还有孔，用来固定在刀架上。那刀真快，快到什么程度？他“嗤”一刀下去，病人皮肉一分为二，皮下一时竟不见血，要隔开一会儿，才见血涌出来。他说，这刀是部队老军医送给他的，一般人哪里有。

我很佩服“小刀子”，就给公社广播站写了稿子，把他狠狠表扬了一通。公社卫生院后来要调他去，大队部死不放。支书说：“我们大队什么都落

踏破铁鞋却杳无“钦”影，甚至无人知晓，直到有一次在机场发现某个专柜摆着此物，“专售”中国客，方恍然大悟，啼笑皆非。我和太太也经历了同样遭遇。不久前出国之际，朋友托我们在彼岸购买“xx油胶囊”和“xx素丸”（姑且隐其名以避植入式广告之嫌），说是均为眼下北美最时兴的保健品，且洋货的质量特别好。本以为小事一桩，按图索骥便是。哪知无论政府核准开业的药店还是洋人的诸多商场里，全无其芳踪，问都问不到。结果在华人超市里的货架上才蓦地发现，这是海外华人被广而告之的“归国回省馈赠礼品”。而只须上网稍稍浏览便可发现，诸如此类的物事，多了去了！

如今仿佛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有钱，也知道中国人喜欢洋物，所以拉“洋旗”做幌子，披“洋皮”做买卖，紧盯着我们钱囊的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近日登上一艘号称当今世界最大的邮轮，出游

加勒比海，母港在美国，母语当然是英语，船上的广播、小报一律是英文，可怜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忽然一天舱房里摆放了一份中文信件，心头一乐，拿起一看，原来是船上的商品促销广告。紧接着又来了一个电话，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们免税商店明天有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 COACH 专卖场！他们把游客信息都悉数掌握了，知道哪个舱房是中国人，有的放矢、精确“制导”啊！

不能说人家都存心忽悠中国人，可是谁又能否认包括某些身居海外的同胞在内的生意人，认准“钱多，人傻，速来”并非笑话，沉醉其间，乐此不疲？有鉴于此，欲为林林总总的“洋货”兴奋冲动之时，是否该更多一点理智，把荷包捂得紧一点，不常做冤大头？

忽一日，在美国南方看到一张免费的华文报纸，半个整版的某保健品广告上赫然印着斗大的汉字，亮出促销新口号：“我们能为远方雾霾沦陷区的亲友做些什么？……”“雾霾沦陷区”，真亏他们想得出来！呵呵！

成它，需一定的时间；革除它，则需更多的时间。而习惯则有良莠之分、好恶之别，如读书、质疑，吸烟、酗酒，皆非朝夕而成，故刘蓉以此

为喻，告诫学子，与其改之于后，不如慎之于初。然而回顾世间，我们有多少习惯，包括生活上的习惯，是科学的、健康的、良好的呢？

“小刀子”就留在大队部，干得很安心。他一个草药，一个针灸，还有那把小刀子，很快远近出了名。连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的病人，都慕名来求医。“小刀子”落手狠，刀口划得深，却从来没出事故。

忽一日传来消息，说“小刀子”出了事，说他在

那间卫生室里，借口培训女卫生员，侵犯了姑娘，公安把他抓走了。后来又有消息说，他进了监狱还做医生，给犯人看病。就不知那把小刀子，他还用不用。今年我们算灌香肠积极的。又买了两块带皮的肉，回去做酱肉。盐和花椒在铁锅里炒香了，肉放进去，蘸得白茫茫的，搁到盆里捂两天，拿出来，用甜酱抹得花里胡哨的，挂出去晾着。这么三把两抓，酱肉就做成了。这是本人多少年来第一次自腌酱肉。

香肠、酱肉一挂，过年的日子就开始倒计时了。我喜欢这种家家窗台上琳琅满目的画面，比挂万国旗好看。灌香肠是一种祥和家境、太平意绪。摇晃的家庭是无心灌香肠的，年年岁岁，百姓都能有这份灌香肠的“闲心”，就很不错啦。

十日谈
南方人爱大米，北方人爱面食，中间皖西南人爱豆粩，明请看本栏。
年味

